

在现场

回来两天了。我脑海里还是挥之不去，两位老人家相会的场景。两颗雪白的头颅依偎在一起。手杖一扔，四只手握在一起，未出一言，两个人的整张脸、表情、身体都跟着激动颤抖起来。

许久许久，除了叫对方名字，并无别的对话。但多少话语又在其中。

她们一个是我先生的外婆，今年95岁；一位是住在杭州的葛老师，已经99岁了。今年过了春天，二老循例通电话时闻悉葛老师身体欠佳，外婆便存了心思，一定要去杭州看望葛老师。“她当年对我们很好啊”，外婆说，又像是对我解释，“我那个时候每天从外面回来，先不去自己家，倒要先去葛老师家坐坐。”

葛老师和外婆，其实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也不是同学同事。一切情谊，全因她们曾经在四平大楼比邻居住20多年。对于至今小门一关，连邻居

她们在杭州相会

姓名也不知道的我们来说，也许已经很难想象她们那种把邻里当作亲人的心情。

四平大楼，是上海“文革”后矗立起的一幢高层电梯住宅楼，当年的现代住宅，生活里还有着旧时弄弄的影子。一层楼住着26户人家，家家户户因为同一条走道链接起来。外婆以为那样的生活可以持续终老。谁知道现代住宅也会碰上动迁呢！四平大楼被爆破，邻居四散。可这幢楼，楼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情谊，还随着外婆顽强地活着。

95岁的她已经几年不出远门了。除了去楼下的花园，她整日呆在家里，打开电视机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，电视机的音量按钮越开越大，而去花园，也渐渐要开始带上轮椅了。可是这次，她坚持要去杭州。大楼消失后，葛老师随子女迁居杭州。外婆每年念叨着“要去看她”，念叨了10年。

文 / 沈轶伦

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就这样走过10年的思念。当车终于停在葛老师楼下时，对方70岁的女儿已经站在路口迎候。外婆身往下一推，竟是连轮椅都不要坐了。推门进去。葛老师一早已经站在门厅里了。满头的白发和满头的白发紧靠在一起。分别很久了。但也像又一次的归来。如同往昔从四平大楼的老式电梯里走出来，外婆习惯性地先不回自己家，而是先去找葛老师。

“以前四平大楼多好。”外婆终于说。外婆如今所住的公寓楼比邻一所好学校。楼上楼下不少人都出租了房子给学生。小朋友和家长的脸几个月一换。外婆说：“有一个家长长得好像你啊，我总是盯着她看。嘿嘿。”葛老师点点头，拍着外婆的手。

没有像预想中那样，两老在相会后拉开话匣子。除了拉扯一些生活琐事，见面之后，她们多只是安静相视。但她们彼此都懂。



鹤寿 (中国画)
周庆明 (65岁) 作

惬意时光

泳池爷孙乐

文 / 李苗善

我一直想学游泳，当上班族时无暇学习，现在有时间了！再则我那6岁孙子也可随我一起学，让他从小识水性，百利而无一弊。

去健身房报了名以后，我和孙儿几乎每天在水里要泡上近一个小时。初时，我去书城购得有关游泳书籍，按图索骥，又常讨教救生员和一些泳客，渐渐地，从一个怕水的老头变为略知各种泳姿的“门内汉”。我那宝贝孙儿，刚下水时习惯穿救生衣，一个星期后，我强迫他脱去救生衣，并把他推下水，让他在水里扑腾。吃水不见怪，哭鼻子也不稀罕，我故意视而不见，我行我素，一个多月后，他居然从怕水到喜欢上了水。但有时候，小家伙总会找出一些理由不肯下水。天冷了，他会说：“今天冷，明天吧！”患轻度感冒，他又会搬出身体不适不能下水等理由。我总是再三向他灌输不能“明日复明日”对自己放松要求之道理，他虽嘟着嘴不大情愿的样子，但仍下水和我同享游泳的乐趣。

转眼几年，小家伙已会三种泳姿，而且还能跳水、潜水、翻跟斗，还时不时提出和我比试比试。于是，一老一少奋臂朝一个目标进军，而每次总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。每当这时，他总是骄傲地冲着我：“和我比，爷爷，你要再多学学。”我忍俊不禁，心里暗喜，小家伙终于学会了这项重要的技能。冬去春来，我与孙儿在泳池坚持了数年，乐趣多多不用说，我俩的体质也在增强。我原本患有严重的颈椎病，疼时手都抬不起，头部转动有困难，如今此病离我远去。我那孙子以前常患感冒，如今体格匀称，小脸红润，人见人称他“阳光男孩”。

老有所为

背上相机的时候

文 / 张锦渭

年轻时在单位系统出版的报纸上当通讯员，学会拍照片则是在年过半百后。撰文，拍照，如此，在退休后有时继续发挥余力。

记得对我最大的考验是一次午夜零点的采访。那时我退休已两年。在睡梦中听到电话响，一听是报社编辑张老师来电。他要编一期“零点钟声响起后”的版面，原约好的同志因故不能去上海火车站采访，要我帮助去采访和拍照。我二话不说，马上起床，背上摄影包，冒着毛毛细雨，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上海站。零点过后，我一一采访了列车长如何做好新一年的旅客服务，列车司机如何开好车保证列车安全，车站客运值班员一夜的工作情况。在采访的同时还要拍大量的工作照片。采访任务完成后，步行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多。虽然有点累，但我看到了采访收获觉得非常值得，心里也很开心。

2003年4月，是全国各地预防

非典和非典发病的高峰期，也是一场考验人和锻炼人的重大事件。68岁的我，不怕危险，自告奋勇，背上相机走向生产第一线，到车站、到列车拍摄铁路职工及医务人员为列车消毒、给旅客测温、给疑似非典人员送慰问品等。有的同事还送我口罩，更有很多人劝我说：“老张，您年纪都这么大，还是少跑跑，免得传染上非典。”家里小孩也不支持我，但是我看到那些一线职工不怕危险，坚守岗位，他们的无畏精神，深深感动了我。作为一名通讯员，我有责任、也有义务对一线职工冒着危险，抗击非典进行宣传报道。不久我的照片分别刊登在多家报刊上，内心感到高兴。特别是年底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“上海人民难忘抗击非典新闻摄影作品展”上也有我的一幅照片，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和鞭策。

我不习惯闲，能为老单位做点事，能以自己拍的照片反映点社会发展，我感到生活变得充实。

快人快语

邻里之间

文 / 郑金美

楼下的宋老师，特别清高。他退休前当了点官，平常对家人和邻居高高在上。由于脾气暴躁，说三句话就上火，隔壁左右的人都怕跟他打交道。那次，楼上大李的妻子把晾晒的毛毯弄掉在他家凉台的电线上。大李的妻子赶紧下楼，想用竹竿挑一挑。好话说尽后，宋老师的老伴冒着被“批”的风险勉强开了门。没想到，宋老师不问缘由，对她劈头盖脸一顿呵

斥，说她和大李进来是私闯民宅，大声喊门会诱发他的心脏病，一床破毛毯和他的命哪个更值钱。这件事传开后，大家对宋老师更是敬而远之。

“和得邻里好，犹如拾片宝”。邻里和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居家过日子，不可能与世隔绝，尤其是与子女分开的老人，和街坊邻里搞好关系更显重要。远亲不如近邻，人心换人心。老来邻不济，晚年少福泽。

异乡客

老市场

文 / 吴叶

在海南安了家，当然也要天天买菜。常去的老市场的格局跟上海的室内菜场有点相似，但也有本地特点。比如，卖肉处理得很干净的是一般的猪肉，不处理干净有黑黑的毛的是黑毛猪，那是故意留着的，等于广告：我可是正宗黑毛猪。黑毛猪是本地农户散养的，体形小，肉细嫩。鸡，鸭，不是喂出来填出来的。本地鱼大多塘养，似乎不怎么样。野菜是山里自然生长的，白花菜有点苦，但苦后微微有点甜，吃后嘴巴里还感觉清爽，非常好，还降血脂。红军菜则一般般。毛毛薯其实是一种山药，像红薯紫薯一样煮着当饭吃，降血糖很有效。其实究竟降不降谁知道呢，不过是老头老太都有些这个高那个低的，爱听这些罢了。

本地茄子比外来茄子颜色淡，糯。也有笋，笋也有点苦口。南方湿热，土生植物多有点苦，苦能克湿热。最苦味的要数灵芝，是当地特产。外来人多了，还都是老年的，土特产也就多了起来，到处都是卖灵芝的，知道老人信这个。市场侧边是一条短巷，两溜水果摊从巷子这头挨到那头，芒果、木瓜、香蕉、芭蕉，也有不认得的，最多的是槟榔。水果采摘时间大有讲究，运到上海的必须考虑流通周期，都是六七成熟就摘下来了，宁可到时候化学催熟，也不能让它烂在路上或仓库里。这里只几天的周期，又都是农家各自种的，不熟他不会摘，那吃口就没法比了。买了一串芭蕉，短短的肥嘟嘟的简直可以卖萌，当即掰下来吃，甜、糯，一气吃了三个，看看剩下的半串，觉得不过瘾，自己找借口说，明天后天不一定来市场了呢，再买两串。摊主很高兴，我更高兴。